



清閔閣遺稿卷十一

雲林倪瓚元鎮父著

八世孫理梓

題跋

題唐張長史春草帖

右唐張長史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  
煤古意溢目真足為唐人法書之冠晉跡不可復見  
得見此跡其亦希世之珍乎顏平原書家之集大成  
者猶言杜詩韓文張法亦出於此也因與袁君子英

獲觀陳彥庶氏賞歎竟日壬子人日題

題卷

癸丑八月廿一日觀於耕漁軒時積雨初霽殘暑猶熾王季耕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罌注水插花著几梧間戶庭間寂香氣郁然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

題東坡六詩

坡翁此卷筆意比徐季海尤覺天真爛熳也癸丑中秋同王季耕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

題黃子久畫

本朝畫山林水石高尚書之氣韻閒逸趙榮祿之筆墨峻拔黃子久之逸邁王叔明之秀潤清新其品第因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予歛衽無間言者外此則非予所知矣此卷雖非黃傑思要亦自有一種風氣也至正十二年三月七日與明道尊師謁張先生因此示予遂得縱觀東海倪瓚題

跋陳惟寅作關羽論

三國之君其才智雖互有短長其實皆命世之雄也

將帥如飛羽輩亦何可多得哉惟寅博學能文識古今治亂之體人物才智之短長感事傷時故為之慷慨著論如此

題天香深處卷後

周遜學讀書養親孜孜嗜古學行隱居而急義昔董生下帷不窺園楊子校書不以仕進周君有其志焉自宋道國公濂溪先生之裔有八世伯祖寓建寧之浦城登紹聖四年乙未科仕至禮部尚書德業炳煥五子皆進士榮顯於朝所居有仙桂堂天香亭天雨

清芬樓戶庭之間佳樹紛列秋風扇涼香氣遠達高祖始來居吳祖紫華先生仕隱樂道每求活人於死地陰功及物奕奕然向顯異矣年六十六微示疾十許日對客坐語如常時及午正容歛衣脩然而逝葬常熟虞仲山下後二十七年冢為盜所發往易棺斂膚體如生遍生鬚髮瓜甲皆長寸餘因改葬吳縣道山之原見者莫不歎異遜學長自玉立勤儉自持遇人有禮而純篤能盡力於孝養卓然穎出乎流俗矣左丞相伯溫甫深期其必紹隆乎祖德也既名其端

居之室曰傳桂又曰天香深處周公其善夫取喻矣  
匪芳之馨惟德之馨繩其祖父光遠以有耀非子其  
誰哉若夫山毓秀而石韞玉川容媚而蚌藏珠空谷  
蘭芳幽林芝孕德盛而業充又何患人之不知也已  
七月廿三日倪瓚書於卷後

題紫華周公碑傳行狀後

紫華上卿游心恬淡之園濯神清冷之渚仕雖不顯  
利澤甚溥遇真仙故晚得尸解上道是學道之士非  
祖流慶骨相合仙精修真契何由仙靈降室哉觀陶

貞白冥通記庶知之耳因讀上卿碑及傳為之慨然  
久之壬子九月二十日倪瓚書

跋蔡君謨墨蹟

蔡公書法真有唐人風粹然如琢玉米老雖追蹤吾  
人絕軌其氣象怒張如子路未見夫子時難與比倫  
也辛亥三月九日

跋趙松雪詩稿

趙榮祿高情散朗殆似晉宋間人故其文章翰墨如  
珊瑚玉樹自足照映清時雖寸縑尺楮散落人間莫

不以為寶也今人工詩文字畫非不能粉澤妍媚山  
雞野鷺文彩亦爾爛斑若其神韻則與孔翠殊絕此  
無他固在人品何如耳此卷張德常得之榮祿之子  
仲穆廬山甫二月廿日見過田舍携以示僕因題至  
正二年壬午歲也

題陳惟允畫荆溪圖

東坡先生嘗曰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欲買田其  
間種橘作小亭名以楚頌卒不遂其志杜樊川作水  
榭正當荆溪之上其遺址僧結菴以居至今歷歷可

考見蓋荆溪山水之勝善權雕墨銅官諸山岡隴之  
起伏雲霞之吞吐具區匯於其左茗雪引於其前凡  
仙佛之所宮高人逸士之所宅殆不可以計數也覺  
軒王先生韞真潛德於其間修天爵以恒貴去人欲  
以求仁垂子若孫皆循循雅飭弗違先生志也其曾  
孫允同靜而有志簡而能文與予為姻契故予知其  
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河之始達也涓涓不止才濫觴  
焉梗楠松柏千尺之材出於萌蘖之微由其源流而  
本深耳允同命予友陳君惟允繪為荆溪圖以示不

忘鄉都之意它日指圖而歎曰某樹也吾祖之所封  
植也某丘也吾父之所游登也寧無惕然有感於中  
乎若允同之一舉足話言而不敢忘其祖若父者非  
教之有素而能然哉吾固知其中多隱君子既樂善  
於一世又能使其將來之未艾蓋亦山川之鍾秀粹  
美而致然乎歲己亥五月十三日東海生倪瓚漫書

題師子林圖

予與趙君善長以意商確作師子林圖真得荆關遺  
意非王蒙所夢見也四海名公宜寶之懶瓚記

題張貞居

華陽外史詩文字畫皆為本朝道品第一雖獲片楮  
隻字猶為世人寶藏况彥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邪  
舒卷累日欣慨交心噫師友淪沒古道寂寥今之才  
士方高自標致予方憂古之君子終陸沉耳吾知前  
人好修不以為賢於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栗  
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  
壬子初月八日題

題宣伯烟書

本朝法書之妙若趙榮祿虞奎章之篆隸行草無不  
如意范清江張貞居之楷法清勁絕俗鮮于奉常夔  
相國之草聖圓活姿媚迨元戎周左丞之篆籀古雅  
亦何讓前人哉宣君伯炯正書法度森嚴得法於薛  
子立氏而或過之伯炯已矣工字學者智未及此也

### 跋畫

至正辛丑十二月廿四日德常明公自吳城將還嘉  
定道出甫里楸柁相就語俯仰十霜恍若隔世為留  
信宿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者甚似為僕發也明

日微雪作寒戶無來迹獨與明公逍遙渚際隔江遙  
望天平靈巖諸山在荒烟遠靄中濃纖出沒依約如  
畫渚上疎林枯柳似我容髮蕭蕭可憐生不能滿百  
其所以異於草木者猶情好耳年逾五十日覺死生  
忙能不為之撫舊事而縱遠情乎明公復命畫江濱  
寂寞之意并書相與乖離感慨之情德常今為嘉定  
二府於民有惠政即昔日之良常山人也朱陽館主  
蕭閒仙卿倪瓚言

### 跋畫竹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取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它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跋環慶王氏所藏趙榮祿六帖

右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共六紙有以知交誼之深家世之舊也先生學行純正為宋琅琊王仲寶之後仕至蘭谿州判官今獲觀於其孫光大之彝齋老成典刑不可復見矣尚賴翰墨文章有以想其風流

哉時庚子二月十日倪瓚題

跋卷後

余與宗普道兄別十有六年矣忽邂逅吳下杯酒陳情不能相舍老杜所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者諷詠斯語相與愴然人生良會不易而况艱虞契闊若此者乎以十餘載而僅一面則人生果能幾會邪悲慨未有若此言也明日道兄將歸錢塘余亦鼓柁烟波之外因寫圖賦詩以寓別後戀戀不盡之情云耳至正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倪瓚葑門客樓書是日

昔刺正卿陸季和願思恭同集

題卷

無錫王容溪先生嘗賦如夢令云林上一溪春水林  
下數峯嵐翠中有隱居人茆屋數間而已無事無事  
石上坐看雲起高房山嘗繪之為圖貞居詩云歌此  
芙蓉窈窕章山陰茅宇日淒涼不是筆端天與巧落  
割雲山與侍郎今亡已夫余戲用其意為圖贈仲冕  
辛亥春倪瓚

予謝病將還鄉壠道謁梁侍郎顧先生祠就宿寶雲

禪舍是夕王仲冕相與論心而去明日過冕見先友  
倪幼霞所畫且獲觀王容溪張貞居二公詩詞適仲  
冕徵賦苾村亦為長短句一闕衰憊之餘一時清興  
殊灑然也簷茸數株松子邨遶一灣菰米鷗外迥聞  
雞望望雲山烟水多此多此酒進玉盤雙鯉

梧溪老人王逢時年六十有五

清閼閣遺稿卷十二

雲林倪瓚元鎮父著

八世孫理梓

序類

拙逸齋詩彙序

詩必有謂而不徒作吟咏得乎性情之正斯為善矣  
然忌矜持不勉而自中不為沿襲剽盜之言尤惡夫  
辭艱深而意淺近也三百五篇之詩刪治出乎聖人  
之手後人雖不間金石絲竹詠歌之音煥乎六義四

始之有成說後人得以因辭以求志至其風雅之變  
發乎情亦未嘗不止乎禮義也詩亡既久變而為騷  
為五言為七言雅體去古益以遠矣其於六義之旨  
固在也屈子之於騷觀其過於忠君愛國之誠其辭  
繾綣惻怛有不能自己者豈偶然哉五言若陶靖節  
韋蘇州之冲淡和平得性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興  
懷忠義激烈是皆得三百五篇之遺意者也夫豈流  
連光景歲鍛月鍊而為縟麗誇大之辭者之所可比  
哉周正道甫生當明時僑寓吳下求友從師不憚千

里其學本之以忠信孝友而滋之以詩書六藝其為  
文若詩如絲麻粟穀之急於世用不為鏤冰刻楮之  
徒費一巧也兵興三十餘年生民之塗炭士君子之  
流離困苦有不可勝言者循致至正十五年丁酉高  
郵張氏乃來據吳人心遑遑日以困悴正道甫自壯  
至其老遇事而興感因詩以紀事得雜體詩凡若干  
首不為縟麗之語不費鏤刻之工詞若淺易而寄興  
深遠雖志浮識淺之士讀之莫不有惻怛羞惡是非  
之心仁義油然而作也夫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羣可以怨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夫聞之者善足以訓不善足以省今之為詩雖異乎古之詩言苟合義聞者有以感發而興起與古人何間焉歲癸丑十一月廿五日雲林倪瓚元鎮撰

秋水軒詩序

或謂詩無補於學是殆不然風雅之音雖已久亡而感發怨慕之情比興美刺之義則無時而不在也子朱子謂陶柳冲淡之音得吟詠性情之正足為學之助矣廬山陳君惟允好為歌詩凡得若干首讀之悠

然深遠有舒平和暢之氣雖觸事感懷不為迫切憤激之語如風行波生渙然成文蓬然起於太空寂然而遂止自成天籟之音為可尚矣若夫祖述摹擬無病呻吟視陳君不免遠乎苟窮源於風雅取則於六義情感於中義見乎辭誦之者可以興起則陶韋杜韓豈他人哉是猶有望於陳君也甲辰歲七月東海倪瓚序

謝仲野詩序

詩亡而為騷至漢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

淵明乎韋柳冲淡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  
詰矣何則富麗窮苦之詞易工幽深間遠之語難造  
至若李杜韓蘇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踰前而絕  
後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遺風則間然矣延陵謝君仲  
野居亂世而有怡愉之色隱居教授以樂其志家無  
瓶粟歌詩不為愁苦無聊之言染翰吐詞必以陶韋  
為準則已酉春携所賦詩百首示余於空谷無足音  
之地余為諷咏永日飯瓦釜之粥麩曝茅簷之初日  
怡然不知有甲兵之塵形骸之類也余疑仲野為有

道者非歟其得於義熙者多矣

引

樵海詩集小引

古人有言詩貴眼前句又曰詩忌矜持若夫莫赤匪  
狐莫黑匪烏眼前句乎昔我往矣柳楊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豈有矜持者乎至於離騷九辨建安以  
逮乎陶鮑李杜韓韋未有一言之不由乎實而事乎  
虛文者也國朝趙虞旣歌咏其太平之盛兵興幾四  
十年鮮有不為悲憂困頓之辭者秦君文仲則不然  
處窮而能樂顛沛而能正其一言一字皆任真而不

乖其守聞之者足以懼而勸非其中所守全而有以樂不能也富貴而驕淫貧賤而餒之吾見累矣與夫無病而呻吟驕索而無節又詩人之大病其人亦不足道也秦君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孝友而忠信外柔而中剛非強以自全又烏知其言之旨哉詩以吟咏性情淵明千載人也當晉宋之間諷詠其詩寧見其困苦無聊耶四月一日倪瓚小引

疏

陳惟寅僦屋疏

陳惟寅甫與弟惟允閒居養親棲隱吳市不恥貧賤不樂仕進熙怡恬淡與物無忤雖過朱門如遊蓬戶也世本蜀人其大父居五老峰下父天倪先生因遊吳愛錫麓洞有好流水家於惠山之陽父之有少日同舍生趙從事招往館於其家遂復留吳市焉兵後棲無定居江右同邑人饒介之為之僦屋使得以安菽水之奉而僦居之資則非一人所辦饒君素清苦



又不欲以外事累人也僕遂為之一言世豈無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解衣推食指廩借宅豪傑侗儻如古之人者哉老杜所謂安得大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者請為諸君誦之至正壬寅十二月九日倪瓚言

題良常草堂疏 余捐捨趙榮祿正書一卷

昔王錄事寄少陵之資近代趙文敏干岳氏之助皆有實效不事虛文今德常欲構草堂所求者柯張杜三君或宿諾而寒盟或解嘲以調笑邇求其實則罔所知數年之間三君已矣草堂適成載覽標題重增嗟悼捐予珍秘永鎮新居

記

懶遊窩記

昔司馬子長遊涉萬里壯麗奇偉之觀前賢往聖之迹有以泄其懷古感今憤懣鬱律之氣史記之書既成藏之名山以俟後聖君子也宗少文壯歲好遊晚以所歷名山畫畫屋壁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子長雄奇之文少文神妙之畫善而猶有待又烏覩神馬車輪與造物遊鴻濛之外者哉若夫登化人之居遊華胥之國是皆神遇豈

復有待乎金君安素高卧林居慕揚許得尸解上道  
乃怡神葆和內視密盼煥標霞之孤暎朗性月之獨  
照因名其齋居懶遊焉噫尸居而龍見不出戶知天  
下善行無轍迹盖神遊無方非拘拘局於區域逐逐  
困於車塵馬足之間安素仙仙乎道矣王方平嘗與  
麻姑言比不來人間五百年蓬萊作清淺流海中行  
復揚塵耳熟邯鄲之黃梁歸華表之白鶴人間紛紛  
如絮時一飛神遊盼吾固知安素不與悠悠世人同  
一悲慨也

辭

忠靖王廟迎享送神辭併序

至順元年春吳楚荐饑天灾流行連數郡道殣相望  
沴氣薰襲為瘥為扎錫之民咸被漸染大小惴惴無  
所請命邦之耆老相與言吾邦西山之陽有嶽祠祠  
有明神焉曰忠靖王胙爵東平生能奮忠死有遺烈  
赫聲耀靈福我錫民自有年矣在昔宋季大疫用禱  
於神變沴為祥德載歌咏民病亟矣宜從故事乃合  
羣謀籲衆感率從祠下鏡鼓鏜鉉旗燾晡導駢駕

以臨城闈香雲漲空耄稚奔走衆心推誠祈祀惟謹  
惟神顧歆來格來享若沐神水若濯冷風毆攘妖氛  
民疾用瘳丕燁神化無遠弗暨隣邑之民祈者踵接  
環向吳四封所活幾萬人焉是神有大造於吾民也  
禮神能禦大菑捍大患者則祀之矧威烈若此是宜  
尸祝而社稷之舊祠焜於火未幾民更興復其制瓚  
嘗以母病至禱立愈因作迎享送神辭二章刻諸山  
阿俾錫民歌以祀之辭曰

靈皇皇兮岱之來兮駕蜚龍赫蒼顏兮朱髮如

火紛羽衛兮岳祗嶻峨青霓旌兮白容裳降大荒兮  
袂不祥毆野仲兮逐游光惠我民兮神樂康羅帳兮  
雲幄湛寒泉兮瑟蘭勺撫偃蹇兮歛參差薦芳馨兮  
神享之靈娛娛兮柰何樹紫檀兮山之阿匪斯今兮  
福斯土沐神休兮千萬古

神之去兮驟雲螭風剡兮吹靈旗悅臨風兮延佇悵  
神游兮難駐神游兮翩翩撫一氣兮周八埏朝騰駕  
兮西神夕弭節兮東魯噫神往兮莫我顧民有顓兮  
載福斯祐折瓊花兮遲神歸歲復歲兮神寧我違石

卷十三  
十  
爰爰兮流水壽我民兮報祀無已

清閼閣遺稿卷十三

雲林倪瓚元鎮父著

八世孫理梓

書牘

答張藻仲書

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桎剡源圖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間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

以為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拍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

與耕雲書

中秋日與耕雲於東軒靜坐羣山相繆空翠入戶庭桂盛發清風逆香衡門晝閉徑無來跡塵喧之念淨盡如在世外人間紛紛如帑曠然不與耳目接戲寫近詩呈畊雲以當笑談耳倪瓚頓首

與周正道

七月三日偶入城郭獲承教益又辱館遇之者兼旬賢父子親愛而骨肉之可謂備至僕將何以報稱哉令嗣遜學已啓行未耶恐尚未行幸為道謝奉別忽四日想惟玄默成帷坐進此道世慮消盡如浮雲之淨掃也僕隨世浮沈業緣未了如君之有佳子可謂萬事足它何憂哉但囑其早還勿為所留切祝

與介石

四月偶過吳淞率易上謁不能如禮次日即還笠澤

又不得詣謝以別惶恐何限比來不審何似伏惟吉  
德所臨風俗為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履候多福僕  
罪釁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大不可言  
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事損心柰何柰何  
以世緣言之悲歎何能有已若以法眼觀之則我此  
身誠亦無有此宗少文所以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耳  
襄事粗畢太山長林之思此心已羣於鹿豕間矣茲  
因令嗣德機徵君省侍輒附狀以承動靜恐欲知僕  
近况遂併及之末由趨侍臨枹無任瞻依歲事崢嶸

所冀為道自重不備

又

瓚以七月末得瘧疾卧病兼旬幽憂無聊因賦詩以  
自解云耳辱執事及德常縣宰書教俾寫學門石記  
記文特古淡可愛鄭翁傑思也繆書不由講學點畫  
不能道媚結體還更俗惡又頗工於小不工於大縣  
宰欲流傳於久遠宜屬之工於書人品異俗者乃於  
文稱耳繆書那能副高意耶瓚非飾辭切告相體幸  
甚

又

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憇三日待荆溪發  
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  
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憤憤從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  
入吳寓邨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  
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  
姑胥臺古迹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悲  
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迹觀以自解惜  
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

芥舟泛泛杯中者當是銅官山因並吾寄止公政  
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  
見於當世真為之泣下沾襟也附此上問陰雨浸淫  
不審何似伏惟樂道間居履候多福瓚招愆內尤豈  
兆以自內致之耶復何敢怨天尤人常自疚耳其每  
動心於明公者則非一悲感而已窮居蕭然並無一  
物為寄偶尋得書室中聖濟總錄若干冊聞見善錄  
一冊可助常行檢閱唐玄宗御書孝經石刻四拓本  
墨紙頗佳又青白舊碗各一隻用奉左右聊寓不忘



之意未由叅侍臨書惘惘千萬慎交自愛不備

雲林遺事卷十四

高逸

八世孫理梓

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嬾瓚變姓名曰奚玄朗字曰元鎮或曰玄暎別號五曰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

雲林有清閟閣雲林堂清閟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詒云適往惠山翼日載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

卷十四  
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  
登馬堂前植碧梧四周列竒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  
鼎尊壘法書名畫夷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  
清閼閣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  
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載拜而去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縑侑以幣求  
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  
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  
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

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免命左右重加箠辱當  
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  
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

苑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  
邀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門又遣二童  
子出肅雲林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以其久不出  
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為敬已設遂與定交

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贄謁乃笑曰  
若亦知有我乎遂受其幣富人出扇索書元鎮不悅

裂其幣散坐客且謝富人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其人慚退

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艷然曰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畧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絕交

雲林遺像在人間者甚多大抵皆形似上有張伯雨題讚雲林古衣冠坐一連床據梧几握筆伸紙搜吟於景象之外几上設酒尊一硯山香鼎各一牀倚畫屏籍以錦茵置詩卷盈束一蒼頭持長柄塵拂立几側一女冠左持古銅洗右持盞水器及巾悅之具元鎮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伯勝及覺軒王氏父子金壇張氏兄弟吳城陳惟宣惟允周正道陳叔方周南老其他非所知也

詩畫

元鎮詩名傳聞館閣間晚年益肆力吟事走筆信口或有似唐人為文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逼黃庭畫法

入巨然之室二米有所不逮也陶南邨謂其晚年率畧似出二手殆非知言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帑流落亦多珍藏况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厠纂故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麗於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於亂定之後乃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弘治四年七月廿五日延陵吳寬書

元鎮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晏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購之價至數十金壯年有巨幅雅宜山圖甚為當世所珍元鎮又有雅宜山竹枝詩二首云雅宜山舊名娜如山蓋

虞道園所命名然未若娜如之名近古也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  
又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  
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  
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  
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  
而別有韻子父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  
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  
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始

不以為然而未有以奪之弇州山人王世貞題

潔癖

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全集元  
鎮逃去潛於蘆葦中熟龍涎香竟踪跡得之故柯九  
思詩云夜雨推蓬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

光福徐達左構養賢樓於鄧蔚山中一時名士多集  
於此雲林為尤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  
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  
故用煎茶後者或為泄氣所穢故以為濯足之用

嘗眷趙買兒留宿別院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其寢且  
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於人每為

絕倒

溷廁以高樓為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下則鵝  
毛起覆之童子俟其旁輒易去不聞有穢氣也

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咳嗽聲  
侵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偽言牕外梧桐  
葉有唾痕者元鎮遂令剪葉十餘里外蓋宿露所凝  
訛指為唾以詒之耳

楊庶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庶夫脫  
妓鞋置酒杯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鎮素有  
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元鎮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禮遇特  
厚凡燕室柱礎之間必先洗滌然後延坐

元鎮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馬  
廼元鎮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中往途中上  
下故以泥污馬入抵其家元鎮見馬被污心已不悅  
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鎮大惡拜其母曰

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顧其醫矣馬洗數日乃止

元鎮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容貌麤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恠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也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髯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堂

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容人跡綠褥可愛每遇墜葉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不使點壞

### 游寓

踪跡多在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則其嘗棲止處荆溪善權離墨銅官其遊甚數嘗避兵泖上有出泖詩

老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刹有懷歸詩云他鄉未

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還鄉時已無家寓姻親鄒惟高家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疾戒飲淒然不樂乃賦詩有云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之句不久竟以是疾卒於鄒氏

### 飲食

蜜釀蝓蚌初用鹽水畧煮才色變便撈起劈開留全殼螯脚出肉股剝作小塊先將上件排在殼內以蜜少許入雞蛋內攪勻澆遍次以膏腴鋪雞蛋上蒸之雞蛋才乾凝便啖不可蒸過橙齏醋供

煮蟹法用生薑紫蘇橘皮鹽同煮才大沸透便翻再一大沸透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則佳以一人為率祇可煮二隻啖已再煮擣橙齏醋供

黃雀饅頭法用黃雀以腦及翅葱椒鹽同剝碎餡腹中以發酵麵裹之作小長卷兩頭令平圓上籠蒸之或蒸後如糟饅頭法糟過香油燂之尤妙

雪盃菜用春菜心少留葉每棵作二段入碗內以乳餅厚切片蓋滿菜上以花椒末於手心揉碎糝上椒不須多以醇酒入鹽少許澆滿碗中上籠蒸菜熟爛



啖之

熟灌藕用絕好真粉入蜜及麝少許灌藕內從大頭灌入用油紙包扎煮藕熟切片啖之

蓮花茶就池沼中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蓋畧破者以手指揆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縛扎定經一宿明早摘蓮花取茶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扎口收藏

糟饅頭用細餡饅頭逐箇用細黃草布包裹或用全幅布先鋪糟在大盤內用布攤上稀排饅頭其上再以布覆之用糟厚蓋布上糟一宿取出香油燂之冬日可留半月則旋火炙之

燒鶯洗肉淨以鹽椒葱酒多擦腹內外用酒蜜塗之入鍋內竹棒閣起鍋內用水一盞酒一盞蓋鍋用濕紙封縫乾則以水潤之用大草把一箇燒不用撥動候過再燒草把一箇住火飯頃以手候鍋蓋冷開蓋翻鶯再蓋以濕紙仍前封縫再燒草把一箇候鍋蓋冷即熟入鍋時以腹向上後翻則以腹向下煮決明法先淨洗入酒瓶內以清茶水貯瓶滿龔糖

火煨一番取出換水浸之切用

附錄

題清閟閣二首

陳子貞

門前灌木春啼鳥屋畔長松夜宿雲剪得蒲苗青似  
髮燒殘香篆白成文偶同杜老惟耽句遂訝顏淵不  
茹葷境勝固應天所惜品題瀟灑最憐君

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纔立簞紋波細  
細又疑墻影雪陰陰竹搖棊几常開帙花落藜床獨  
抱琴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鶴駐仙岑

題詩集二首

吳寬

高人自號雲林子獨住雲林歲月深足底千峰幾兩  
屐人間六印一鈎金華陀無術醫清癖蘇晉長齋養  
素心寂寞小蓬湖上路百年陳跡莫追尋

阮藉踈狂甘自放清風高卧酒杯深池塘夢去忽生  
草丘壑移來不換金脫帽竹間朝沐髮焚香花底夜  
清心祇陀舊宅風烟古一片五湖何處尋

張子宜

亂離見說常為客客裏清幽近又聞夕宿只歸書畫

舫朝飡仍對鷺鷗羣  
潔身穢跡緣時晦  
寫竹題詩任夜分  
寂寞江郊君去後  
相思日暮隔重雲

載錫山志

韓奕

達人抗高志清時樂其間  
棄彼千金產俗事非所關  
遠借方外士勝日相往還  
放舟五湖上杖策遊名山  
百年見遺墨清風灑人間  
豈若鄙夫輩狗物遭時艱  
斯世與斯人邈矣不可攀

張伯雨

龐公有名言魚鳥托棲止  
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

子有立壑趣文弱與時背  
強豪方蛇吞貪黷亦虎噬  
何以犯多難適為田業累  
深泥沒老象自拔湏勇志  
連環將誰解旦暮迪興廢  
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  
賢哉蘧伯玉知非復何悔

題贈雲林高士

載錫山志

虞集

鮑謝才情世不多  
手封詩卷寄江波  
宅邊東海鯨魚窟  
好着輕舟一釣簑

又題竹枝

曾留閔閣齋中坐  
共聽鶯啼入戶枝  
舊跡空看遺墨

在娟娟寒玉想幽姿

老鉄在素軒醉書

懶瓚先生懶下樓先生避俗避如仇自言寫此三株  
樹清閼齋中筆已投

無名氏

不見倪迂今幾春故山喬木瑣浮雲晴窓展軸看圖  
畫淡墨蒼然對古人  
憶昔帶經東海鋤故山有錫遂奔吳正揮秋雨黃花  
淚忽見青山暮靄圖

杳杳鶯啼綠樹風夕陽洲渚亂殘紅雲翁筆底無聲  
句數疊青山似剡中

曲江居士題

去年溪上泊輕舟笑弄滄波狎海鷗雲去樓空無此  
客寒林留得數竿秋

題雲林堂

劉邦輔

永和遺墨付行雲天地逍遙七十春惟有雲林舊時  
月至今猶照昔年人

題雲林先生小像

天師張

才之英德之精坐松石儼像形噫安得斯人兮復生  
元處士雲林倪先生旅葬誌銘

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先生其  
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  
富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為戇兵動諸富家剝剝磨  
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頸易水數十次冠服  
着時數十次拂振齋閣前後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  
去如恐免從王文友讀書文友死殮葬不計所費一  
如其所親交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

千百緡念伯雨老不載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清名  
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  
率與唐人語合年七十四旅葬江陰習禮子二孟民  
孟羽孟民早卒女三其詩散逸人咸惜之銘曰  
捐所優心何求吁嗟乎其為安所由身何投吁嗟  
乎其時蠲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長樂王賓撰

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

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自  
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  
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  
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  
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  
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  
都梁為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  
至常州無錫僑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  
焉厥後族屬寔盛貫雄於鄉高祖伋曾大父淞皆厚

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於治生不墜益隆  
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  
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  
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紛華事  
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為制  
服執喪而葬焉若宦遊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  
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為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  
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  
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靄靄如春暘之和刮磨

豪習未嘗為統綺子弟態談辯絕人亶亶不倦好客  
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  
有閤名清闕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  
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  
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  
則喬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  
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  
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翫惟嗜蓄  
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

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  
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  
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氣采愈高不為諂  
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恥於銜  
暴清而不污將依隱焉世氛頗淨復往來城市混跡  
編氓沉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踰年既老而耳益  
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克然其所養可  
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為  
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

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詵  
孟民字也次孟羽號耕逸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願  
幼為母舅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既以某年某月日  
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  
遵治命來徵銘余辱游於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嘗主  
余家山肴野簌促席道故舊間規其所偏未嘗慍見  
或吟詩作畫縱步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為別而孰知  
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  
腐何足以任其託手雖然詎可忽然亡言乎輒舉其

槩為銘以畀之聊以紓余哀云耳銘曰

受才之美有其時曷賈弗售卒不施依隱玩世與  
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嗇不使祿昌載詩寢言歌  
之其聲希沒而不朽惟在茲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題雲林墓載錫山志

韓奕

一壟與田平青青薺麥生耕犁他日慮掛劍故人情  
詩畫名空在山林夢亦清不堪寒食節落日杜鵑聲

大明一統志



元倪瓚無錫人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賞一旦舍去曰天下多事矣乃往來五湖三泖間人望之若仙去

### 錫山志隱逸

元倪瓚字元鎮先字泰字伯父煥績學礪行元辟桂陽主簿不就父炳性清約不妄交安居自得澹如也瓚清姿玉立有潔癖好讀書禮樂制度靡不究索為詩雅淡有理致日坐清閤閣不涉世故間作溪山小景人得之如拱璧家故饒賞一日棄田宅去往來五

湖三泖間二十餘年多居琳宮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其師鞏昌王文友老而無嗣瓚奉養以終其身歿為歛葬瓚號雲林有詩集年七十有四卒子二曰詵曰耕逸

跋

我祖雲林公生值胡元穢濁之時  
而松筠為抱泉石自娛且也棄家  
逸祿戢身於烟波叢薄間含毫  
歌嘯時吐胸中瀟灑不羈之趣  
纖塵不染峻節干雲真與五柳  
先生同風也者而詩亦似之不肖

無文不能如安仁康樂之作家風  
述祖德恐厯世遠而清藻泯  
裔曹之謂何因奉家君命檢二  
集之舊傳者合而梓之又恐流  
落人間者不鮮復博攷郡邑乘  
所載暨題畫者得十之一視二刻  
稍稍益矣公固嘗避亂三泖之

上近訪泖上名家收藏削草真  
蹟翻閱再四更得十之五而公之  
清藻燦乎益饒矣空山岑寂校  
定魯魚爰授剞劂俾永其傳刻  
既成問叙於當代皇甫先生咸  
濬發其妍麗而不辭為千秋重  
也

萬曆庚子

秋日雲孫錦謹

